

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為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著眼。

蓮池棲止西湖之雲棲，袁宏道知之最詳。其《雲棲小記》當是實錄。這種和尚不會妄談帶業往生無疑。袁宏道戒急乘急之說，也是膾炙人口。戒急之提倡，自然是不許帶業往生。

至若第九祖省庵的著述，我們還特地再查閱過，也無「帶業往生」的話。細讀省庵的勸修淨土詩，內有積極地強調因果的詩，如：

盡說厭欣為障道，誰知淨業善資成。厭離未切終離去，欣愛非深豈易生。何處安居能徙宅，誰人無事肯登程。

鐵圍山外蓮華國，掣斷情韁始放行。

其他如「佛力自能除業力」警句，亦表示消業往生。故可推知其不許「帶業往生」。

普通淨土行人廣為帶業往生所滲透後，連兼學密宗的人也耳濡目染，

寫出些文字，也順手就寫「帶業往生」來：硬說西藏活佛，如諾那師傅，也說帶業往生。其實我們四人也學密宗，也曾皈依諾師、大寶法王、貢噶活佛，也有人會承事諾師多年，朝夕不離。從沒有聽得諾那活佛說過一句「帶業往生」。我們四人中，也有人在西藏東部德格八幫寺、西藏佛教各派文化中心住了多年，學了七派密宗，拜過三十七位大喇嘛爲師。他們那裡普通都念六字大明，都知道彌陀淨土，都說念佛往生。沒有那一位說帶業往生。至若印度古德就藏經中的淨土經典論述看，都沒有「帶業往生」一語。台北諾那精舍金剛贈經會藏有名貝嘛把藏唵者所編《諾那上師開示錄》居然也寫有「帶業往生」，這完全是編者自己就中國人積非成是的習慣寫上的，根本不是諾師自己說的。試看上、下文所答各節，都只是消業往生，祇此一句說帶業往生，是不能成立的。

問：修西方淨土與修其他佛土，有無難易之別？

答：諸佛均普度眾生，其功德相等。唯阿彌陀佛為誓願最為特別之佛。觀世音菩薩為菩提心甚大之慈悲菩薩。凡修西方淨土者，除弒師父大逆

不道，與已皈依三寶或皈依四寶之人忽又叛教改修外道，毀謗正法者，其業障太重，阿彌陀佛不能救度外，其餘縱屬十惡之人，祇要誠求懺悔，一心求佛，便蒙接引。觀世音菩薩之誓願，為我之一切功德，均普施於眾生。十方三世眾生一切業障苦惱，均歸我代受。眾生不成佛，我不成佛。眾生都成佛，我方成佛。凡求子、求財、求壽、求權、求福、求解除疾病苦厄危險災難、求往生、求證菩提，以及一切所求，無不如願成就。故修密者任修何佛為本尊，均須兼修西方淨土。因其他佛土，多賴自力；須修證至二地以上之菩薩果位，方可隨願自在往生。修淨土者多賴佛力，或少賴自力，或少賴佛力，多賴自力，祇要一心求佛，縱具縛凡夫，亦可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如行者誓願往生毗盧遮那佛土（即中央金剛），或願往生其他佛土，若自力不能往生，可先往生西方淨土後，阿彌陀佛再按行者誓願，以佛力轉送於願生之佛土。行者如兼修淨土，賴佛力為階梯，任何佛土，亦易往生。如不賴佛力，專仗自力，則任何佛土，亦難往生。

問：顯教法門修西方淨土者，照《阿彌陀佛經》所說，須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方可決定往生。但一般居士，世務懂懂，終日奔走，衣食不暇且人命無常，口氣不來，便成隔世。倘忽得急病尚未能念到一心不亂程度，不知臨命終時，亦可往生否？

答：修淨土以信願行三字為主，願字是否懇切，尤為能往生與不能往生之重要關鍵。祇要汝一心願去，毫無疑心，雖功德淺點，亦可往生。如誓願不堅，往生心不切，雖功德甚大，亦未必能往生。我講個譬喻汝聽。阿彌陀佛之慈悲願力，譬之為一大圓圈，行者之心，譬之為一條堅牢長繩，繩端還要繫一鉤子。將此鉤確確實實鉤住大圓圈，不使活脫。則臨終時無論何人，佛力一吸，便蒙接引往生矣。如行者之心，雖為一條長繩，但絕不堅牢、或繩端無鉤，鉤不住大圓圈，則功德極大，亦恐怕未必能以往生。總之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平等普度眾生。汝能往生與不能往生，祇看汝是真願意去，與不願意去為斷。在此一句「帶業往生」以上，有「業障太重，阿彌陀佛不能救度」是

連消業都不許了，何況帶業？下文又有「則功德極大，亦恐怕未必能以往生」是連有功德，尚且不能必生，何況帶罪？他所說繩子和鈎，就是信願和力行，都不是依賴「帶業往生」的人容易辦到的。

「帶業往生」就從此越來越曖昧，越來越深沈，越來越普遍滲透。現在淨土行人界中無分上根善知識、中根讀書人、下根不知書識字的人，都對此「帶業往生」或多或少有些信心。我們四人在未查經以前，也常常在談話中、著作裡有此「帶業往生」的話頭和字樣。查經以後，才知道這個「帶業往生」一語實在不能成立，並且有很多流弊。關於此點將來要寫在《印光法師文鈔》的專門報告之後，介紹給讀者共同研究。

除淨土宗經論以外，我們也找到一個旁證：

《佛說彌勒菩薩上生經》中並無「帶業往生」一說。按世間眼光距離之遠近，兜率內苑在欲界天而西方極樂世界在「從此過十萬億佛土」。比較起來，難易可知。假若有人背著罪業包袱往生西方，必較往生欲界天更難，然而即在此易往之短距離中，佛並不言可以帶業往生。反之消業往生

則有詞有證，鈔錄如下：

佛告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犯諸禁戒，造眾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是諸惡業速得清淨。」既許誠心懺悔，必不許慢心自帶。

其後亦曾說明此人除卻千二百劫生死之罪、五十劫生死之罪乃至百億劫生死之罪。此亦證明佛力消業，而非自力帶業。

《淨土叢書》目錄之外，其他如《修行集要》等書也曾查過。該書包括不同作家三十三篇文字，其中並無「帶業往生」一語，不必逐一報告了。

上文已經把一般「帶業往生」查經結果，包括最初發現乃至後代愈來愈多，問題就愈來愈嚴重之經歷作一報告。下面我們要就集「帶業往生」之大成者印光老和尚的《文鈔》作一番科學性的客觀檢查。

第二部份：《印光法師文鈔》細讀報告

我們對於此近代公認的淨土祖師印光大師都有絕對的信仰，我們都喜

歡讀他老的著作。這一次重溫《文鈔》全集，也全然接受他老的教訓。我們之中也有曾參觀他老的廟子，禮拜他老的舍利的。所以請讀者不要誤會我們對他老有任何懷疑或不恭敬的地方。他老曾對《龍舒淨土文》著有《顯正辨訛》。然而他老的著作中亦曾向讀者介紹《龍舒淨土文》。他老對王日休大德並無不恭敬之處。現在我們師法他對《龍舒淨土文》之研究精神，來研究他的著作，也同樣地沒有失掉對他老的信心。佛教重理智、重因明、重慎思、重明辨，師徒之間並不止切磋琢磨，這一點應當首先聲明。

《印光法師文鈔》新舊編有數種，我們選讀其中最近、最完滿的；即是一九七七年（他老生西三十七週年紀念）香港法喜蓮社倡印的《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共四冊，分爲書、論、疏、序、跋、記、雜著、附錄八類。此《文鈔》係由楊陳仁航由香港親自請來。

我們先一人分看一冊，再交換看其他三冊。每人都看過全部四冊。隨着隨將其四種文句標出，並記於表中。然後再將所有表中重複者刪去。最後才作統計。

第一類的文句，內容都是「強調因果」。限於篇幅，我們沒有把所有例子都收入本報告內，而只舉例如下（印師《文鈔》中如下面一例，洋洋數百言都是強調因果）：

況區區凡夫從無量劫來所作惡業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興，有福無殃也耶？須知世間萬法悉皆虛假，了無真實，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熱時燄、如乾闥婆城；唯自己一念心性亙古亙今有變不壞，雖不變壞而常隨緣。隨悟淨緣，則為聲聞、為緣覺、為菩薩、為佛。由功德有淺深，故果位有高下。隨迷染緣，則生天上、生人間、墮修羅、墮畜生、墮餓鬼、墮地獄。由罪福有輕重，故苦樂有短長。若不知佛法之人，則無可如何。汝既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捨迷染緣，隨悟淨緣，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從茲永出六道之輪迴，高證四聖之果位；豈不是因此小禍常享大福耶？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過度或致喪身失命，則長劫難出輪迴矣！而且弱妻孤子何以自立？本欲

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何愚癡一至於此也！經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直至成佛而後已。眾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當日避影，徒勞奔馳。每見無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從茲退悔初心，反謗佛法。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萬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後報則遲早不定。凡所作業決無不報者。轉變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惡業，當永墮地獄、長劫受苦；其人後來生大慚愧，發大菩提心，改惡作善，讀經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現生或被人輕賤，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貧窮與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即便消滅；尚復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金剛經》所謂：「若有人受持此經，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轉變由心之義也。世人稍遇災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絕無有作償債想、生悔罪心者。須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稂莠則不能得嘉穀；種荆棘則勿望收稻梁。作惡獲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惡，則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而不即凍餒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縱有百萬之富，不幾年即便家敗人亡，掃地而盡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業深也；若不作善，則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復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為輕；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盡赦免，又復封侯拜相，世襲爵位，與國同體。大丈夫生於世間，當具超格知見；豈可使身外之物累壞自身？譬如，金珠滿屋，強盜來搶，只宜捨之速逃，豈可守財待死？良以金珠雖貴，若比身命猶然輕賤；既不能兩全，只可捨金珠而全身命耳！且汝財物已燒，空憂何益？惟宜隨緣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則盡未來際永離眾苦，但受諸樂。

如是則由此火災成無上道，當感恩報德之不暇，何怨恨、迷悶之若是耶？祈以予言詳審忖度，當即釋然解脫，如撥雲霧以見天日，從茲即災殃翻為善導，轉熱惱直下清涼矣！倘猶執迷不悟，勢必發顛、發狂，則本心已喪、邪魔附體，縱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第二類文句是有「仗佛慈力」的，又可分兩種：

甲、「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這句在文鈔449、453、487、555、570、576、577、614、627、651、705、808頁都有。

乙、「仗佛慈力，接引往生」：這句在文鈔453、473、570、571、589、598、627、655、670、690、692、724頁都有。

第三類文句是「消業往生」：文鈔460、461、661、760、822頁都有。第二類之乙項亦屬此類。

第四類文句是「帶業往生」：即是第二類之甲項。

這四類文句合起來作百分比的計算得結果如下：

第一類「強調因果」佔百分之五十。

第二類「仗佛慈力」佔百分之二十五。

第三類「消業往生」佔百分之十。

第四類「帶業往生」佔百分之十五。

這四類文句依其義理仔細探討，實可歸納成兩類：

一、消業類：

1. 「強調因果」應屬此類。因生西乃是超出六道，不同於輪迴中衆生帶業流轉，有現報、生報、後報。業盡爲因，方可免於輪迴，而得生西之果。

2. 「消業往生」自屬此類。

3. 「仗佛慈力」是疏狀子句，形容「消業往生」與「帶業往生」二者。然而依義不依語，既是仗佛慈力，豈可能再帶業？帶業乃是自力，佛慈並不代人帶業。佛若許帶業，依因果律即是讓人陷於輪迴中，真是豈有此理！凡夫自力不能消業，故賴佛慈代消，此理甚明。所以此類文句應全

屬消業。

二、帶業類：即前第四類文句。

如此分類，則消業類佔百分之八十五，而帶業類僅佔百分之十五。由此可以推知《文鈔》之主旨偏在消業。

至於「帶業往生」的說法，既然是在「仗佛慈力」之後，前面已依理推知應是改爲「消業」才對。若改爲「消業」，不但不會有毛病，並且使「仗佛慈力」的意義更明顯。且看《觀無量壽佛經》中說明佛力消業之大小、久暫，卻從未說明佛力代衆生帶業之多少、輕重。顯然「消業」方合經義。再就讚嘆佛力恩德而言，當然應直說「消業」以誌恩。若是強調凡夫原帶之業，便是負恩而鳴「佛力於我何有哉！」

淨土宗根本上一向是以信賴佛力爲號召。所謂信、願、行三根本都建立在臨終蒙佛接引往生上。何必將完整無瑕合於宗旨的依他力「消業」，寫成流弊叢生有違宗旨的依自力「帶業」呢？

上文光談義理，此下我們可就印老《文鈔》舉幾個例證：

一、第一種實例說明消業與帶業幾乎在下面的文句裡毫無分別：

（帶業例文句）「信淨土法門，若具有真信切願，虔持佛號，即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見《三轉四諦法輪略釋》中）

（消業例文句）「業力凡夫，由念佛故，業便消滅，如片雪近於洪爐。」

（見《臨終三大要》中）

上二例一則曰念佛帶業往生，二則曰念佛業便消滅。由此「帶業」與「消業」應是同義。然而依正常文義，「消」與「帶」完全相反。因此在印老用「帶」字時，本與「消」字相同，可以依他老本意，將《文鈔》中所有一「帶業」改為「消業」。此舉既合因果律，又與《觀經》消業相合，又與其他各經不許帶業本旨相符，更不會有任何流弊出生。

二、第二種實例即是「帶業」與「消業」兩種相反文句都有「仗佛慈力」為疏狀子句。依此也可知兩者在印老用來都是完全一樣的。

（仗佛慈力帶業例）「若不專修淨業，以期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則恐未來

仍在三途中。」（見《近代往生傳序》中）

（仗佛慈力消業例）「過去父母，宿業消除，蒙佛接引，往生淨土。」

上二例「帶業往生」與「消除宿業，接引往生」都以仗佛慈力為疏狀子句。然依正常因果之律，既仗佛慈力，自然消業；即已消業，不可瞞蔽佛恩，勉強說成帶業。佛的慈力，是替人消業，決不會替人帶業！所以第一例中的「帶」字，明明是「消」字的誤書。此例更證明上例之結論：印老《文鈔》中所有「帶業」都可改成「消業」。

又當分別清楚的是煩惱與見思惑。「帶業往生」之「業」是通指煩惱業，特指經文所謂五逆十惡。「業」字可包括各種根本罪業，和微細惑業。所以如果說「帶惑往生」，倒與因果律相合，因為羅漢、菩薩都有惑業，都屬四聖，都能生於淨土。但是「帶業」如指十惡五逆，那就全靠唸佛消除，然後方可往生。因為淨土是界外領域，縱是邊地、蓮苞或七寶宮殿，都不是界內所轄。界內屬九有，界外屬空性。這個鴻溝是一切小、大乘聖教量不可違反的。所以生邊地、蔑戾車、蓮苞或七寶宮殿，都是為疑

惑之報，並非十惡五逆之報。所以臨終念佛，仗佛慈力，在往生以前，勢必先行消除罪業。所以《觀經》強調念佛觀佛的滅罪功能，乃至無量數阿僧祇劫之罪，也可消除。《無量壽經》也強調如有疑惑，則只能生邊地、蓮苞。二經都支持消業往生，都不說「帶業往生」。因為淨土行人對於帶惑帶業不能分別，以為蓮苞中是處罰五逆的，所以只信帶業往生，不信消業，不知帶惑。因此本報告特將《無量壽經》兩譯帶惑生蓮苞邊地文句介紹於後，以後就不應該再誤會了。

1. 魏譯《無量壽經》曰：

「無得疑惑中悔，自為過咎，生彼邊地，七寶宮殿，五百歲中受諸厄也。」此可證明邊地是為帶惑者所設，而非為帶業者所設。

2. 唐譯《無量壽經》更為明顯，裡面說：

「若有眾生，墮於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不思議智、無等智、威德智、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深信。由聞佛名，起信心故。以此因緣，于五百歲，處華胎中，猶如園苑宮殿之想，不見佛，

不聞法，是名胎生。」此亦證明華胎並非爲帶五逆十惡者所設。

至若李炳南老先生《義蘊》所云，謂係帶識田種子，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如識田種子爲業，則餘三聖之在西方者，皆屬帶業往生矣，豈有此理耶？又其《義蘊》最後要言，必「以經文爲準」，試問三經中何處有「帶業往生」一語耶？若依經文，應主消業，有何疑耶？

(三) 論「帶業往生」之流弊

最後我們願意痛陳「帶業往生」一語的種種流弊。希望大家不要以爲這句成語無關緊要，認爲我們只是在吹毛求疵。實際上，自有這句話以來，已有無數人的慧命因之而喪失了。淨土宗行人的苟簡，成就生西的很少，都是肇因於此語。若要嫌我們「吹毛求疵」，我們只有請讀者細讀下文，看這根毛是否比泰山還大！

「帶業往生」一語流弊很多。

第一、違反因果律：無論外道、內道、小乘、大乘、法相、法性、顯

教、密教乃至儒家、科學家沒有不講因果律的。佛經強調因果。淨土宗提倡消業往生才與《觀經》等相合。帶業只有輪迴，消業才能往生。如果把消業往生說成帶業往生，就破壞了因果律。這是佛陀、彌陀都不願意的。所以查經結果中已經直截了當的指出「帶業往生」並非佛說，甚至也不是元朝以前諸古德所說的。我們不敢和膚淺作家一般，強調今釋，不遵古訓，提倡「前進」破壞戒律。他們卻要遷就一般墮性最重的行人，一直說下去。這是順世魔王的作風。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致改「帶業」爲「消業」！

第二、常課太苟簡：因爲「帶業往生」一語先入爲主地在行人腦海裡佔著一大控制力量，使行人的見地不與精進波羅蜜相合，不與四正勤菩提相合，不與齋戒規矩相合，不與定力悲心相合，對於《無量壽經》所教誡一切五惡、五痛、五燒等大膽觸犯。因爲「帶業往生」一語可以保證十惡五逆不必懺消可以往生，其餘小惡皆可往生。所以每日常課，隨隨便便念幾句佛了事。佛所教誡信心、願心、深心、直心、菩提心都不必注意。佛所

不許作的事，如破蛋、殺雞、拍蒼蠅、害螳螂等世俗常行之惡事，也不去改變。佛所說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亦不必依教奉行。「萬修萬人去」就一變而為「萬人萬不修」。常常可以聽到「我不過半修半造」，或「我不過邊修邊造而已」，毫不以為慚愧。也不知要懺悔，也不必求消除罪業，都是因為有此「帶業往生」一語可為依靠。

第三、不肯再培福德：百分之八、九十的淨業行人都不吃素，百分之八、九十行人家中都未完全斷殺。過時過節一樣雞鴨魚肉。加念《阿彌陀經》和《心經》的很少；至若依《觀經》修十六觀者，在出家眾中都千萬中不得一人。念《無量壽經》的也很少，寫經如祖師的很少，血書《阿彌陀經》者更不消說。閉長期關的很少，證得念佛三昧的更少。

第四、臨終危機不知警惕：臨終十念，成就消業往生，然後可以說已經免除各種危機。否則臨終時各種障礙橫生，正如五馬分屍。就五障說，有長輩障（如死者尚有父母在堂）、兒女障、房產障、財物障、家畜障。就五魔說有死魔、蘊魔、病魔、煩惱魔、中斷魔。就五鬼神障說：奪命鬼、白無

常鬼、黑無常鬼、牛頭鬼、馬面鬼。就五忿怒障說：天忿怒、龍忿怒、藥叉忿怒、祖先忿怒、土地忿怒。就隨喜共匪邪說暴行所引起的五種冤魂障說：戰爭死難冤魂、勞改死難冤魂、清算死難冤魂，特務暗殺冤魂、麻雀死難冤魂。大家都要在此時乘機報復。平日精進，懺罪消業，因為宿生業力，不得自知，能否蒙佛接引，尚屬問題。平日相信「帶業往生」，一定不會懺悔。自以為彼造十惡五逆的人很多都已往生，我雖未曾精進，所造小罪何必懺悔，一定可以帶業往生。有此一念，平時就不會警惕。直到臨終危機現前，自必帶業墮落。那時悔之晚矣！這種虛生浪死於「帶業往生」一語的，千千萬萬是算不盡的。實在可憐！

第五、常與墮性相連，不求上進：人人都有個墮性，所以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這個墮性所致。又說「好逸惡勞」。如果要懺悔，又要取得懺悔之相，又要自己保證自己永遠不復造，這當然是件難事。如果相信「消業往生」，就必如此勉為其難。如果相信「帶業往生」，就不必懺悔，可以順著自己的墮性走，不求上進，就很不願把「帶

業往生」的念頭取消。所以古人要置易就難，又主張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他們卻死死要下品下生以支持「帶業往生」的成語。現在淨土宗裡面的行人，凡是懶惰的、圖世間快樂的、不厭離的、順世間八風的、講究改良佛法別唱異議的、好稱時髦自命前進分子的，都盡力擴大帶業往生的宣傳。反把主張消業的人，稱爲魔王。記得有一位精進念佛，閉關峨嵋山的和尚，他卻被其他幾位吸鴉片煙的老和尚，罵成魔王。顛倒黑白，毫不羞愧，他們所仗持的，就是帶業往生。

第六、自然而然後毀謗大乘：因爲提倡帶業往生，使人誤將消業說成帶業，並且以此作爲淨土宗之特別方便。密宗頗瓦成就彌陀，必須修滿各種加行，證得生起次第，然後方可修圓滿次第之頗瓦法，並不能帶業往生。因此心目中便有一輕視密法的觀念。禪宗要踏破鐵鞋，坐破蒲團，要啐啄同時，要破初關、重關、末后牢關，馴至要閉關幾十年，住山又幾十年，結果在四十幾年內都有不能全無走作的，更談不上帶業往生。所以他們的心裡又把禪宗也看不起了。近代大德著作中也只是要人老實唸佛，不要參

禪。至若知識較淺的淨業行人，也自然而然地心裡暗中毀謗大乘的禪宗、密宗，甚至於賢首宗。都是因為把「帶業往生」作為大眾信仰之中心。對於修禪、修密的人都看不起，認為他們的努力是白費精神，遠不如帶業往生之可靠。永明壽禪師乃至蓮池大師等淨禪雙修，願作帶角虎的，都被他們輕視了。這與經文毀謗大乘亦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了。照理是不能往生，但他卻被「帶業往生」一語抬舉起來。將來「帶業往生」一語，不知要發展到何種程度？說起來實在可怕！一言可以興教，一言可以喪教。「帶業」與「消業」現在應該是要攤排妥當的時候了！

跋

這篇報告初稿擬定之後，由林鈺堂整理謄寫。當晚在夢中他清清楚楚地見到三隻大孔雀在空中很優雅的飛翔。孔雀代表孔雀明王佛母，也即西方聖人。三隻孔雀可能是表示西方三聖嘉許此報告的意思。

謄理之後，此報告又經我們四人開會通過。當晚楊法洪夢見他在耕田

種地，並從一大樹上摘取兩個紅蘋果。此夢似是表示此次查經功德，有助他們伉儷二人將來證果。

附錄

(一) 破「帶業往生」近作六首

一、細讀經文無此詞，消亡罪業佛之慈，
九階三福如庭訓，五毒雖深可懺之。

(代提倡「帶業往生」者向阿彌陀佛懺悔。)

二、思維帶業自寬心，不怕刺傷觀世音，
拔苦行禪常照見，忍看大衆染塵深。

(代提倡「帶業往生」者向觀世音菩薩懺悔。)

三、帶業改成消業良，敬求大勢無邊光，
百千億劫多生罪，一句親娘盡滅亡。

(代提倡「帶業往生」者向大勢至菩薩懺悔。)

- 四、業力悲心兩叵思，毫無懺意豈消之，
律王因果誰能破，帶業往生亂吐詞。
五、生西帶業也無妨，破蛋殺雞許正常，
一句媚人投所好，萬人迷路作亡羊。
六、佛消人懺理當然，因果昭彰正見全，
順世魔王圖苟簡，居然破律亂宣傳。

（後三首代為眾生誤信「帶業往生」者懺悔。）

(二) 印光法師「消業、接引往生」名句鈔

林陳琇瑩

大家景仰的印光法師，有許多勉人「消業往生」及「仗佛慈力、接引往生」的話。本文特由《增廣印光法師文鈔》中摘錄數則，以供淨業同修共勉。此《文鈔》乃為紀念印光法師生西三十七週年，由香港法喜蓮社倡印，於一九七七年，香港佛經流通處印行。

(一) 消業類

1. 261頁，第1行：「又觀無量壽佛經，下品下生章云，下品下生者，或有衆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佛名，滿十聲已，滅罪往生。」

2. 347頁，第4行：「以專一志誠念佛功德，便能滅除宿世惡業，猶如杲日既出，霜雪即化。」「以心無異念，即得與佛感應道交，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

3. 760頁，倒數第1行：「以自己之誠心，感三寶之慈力，必得夫與己身業障潛消，諸緣盡吉，現生膺洪範之五福，臨終登九蓮之上品。」

4. 132頁，倒數第6行：「經云：至心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教人念佛一聲，勝於百年所行七寶布施。」

5. 129頁，第4行：「必須至心懇切，仰祈三寶加被，唯欲自他業消慧朗，罪滅福增。」

6. 461頁，第2行：「企一切人於佛法中，咸生正信，庶可業障同消，而心光俱皆發現矣。」

7. 571頁，第5行：「後之體懺者，悉當注意於回向往生，方獲究竟實益。此懺以大菩提心爲本，從茲竭誠盡敬，外慕諸聖，披陳罪咎，內重己靈，故得生佛心融，感應道交，消除歷劫之罪垢，開發本具之心光。」

8. 460頁，倒數第1行：「宿業消除，蒙佛接引，往生淨土。」

9. 627頁，第3行：「又復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果能拳拳服膺，念茲在茲，則以己信願，合佛誓願，生佛相契，感應道交，現生則業障消滅，福慧增崇，臨終則蒙佛接引，託質寶蓮。」

10. 22頁，倒數第3行：「但執持佛號，懺除宿業，企其仗佛慈力，速生西方而已。」

11. 39頁，第3行：「只宜發慚愧心，發懺悔心，自可蒙佛加被，業消身安。」

12. 595頁，倒數第2行：「但依淨土法門，生信發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兼以敦篤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萬不漏一，咸得往生。」

13. 597頁，第9行：「菩薩特以種種方便，令其消除幻業，復還本體。」

14. 65頁，倒數第4行：「又念佛之人，必須事事常存忠恕，心心提防

過愆，知過必改，見義必爲，方與佛合，如是之人，決定往生，若不如是則與佛相反，決難感通。」

15. 627頁，倒數第5行：「即五逆十惡極重罪人，臨命終時，地獄相現，若能志心念佛，即得蒙佛接引，……倘能一念回光，直同雲開月現，……故得歷劫情塵，一念頓斷。」

17. 801頁，第6行：「臨終情空業盡，直登極樂之邦。」

(二) 仗佛慈力接引往生類：

1. 570頁，第4行：「若具眞信切願，持佛名號，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爲特別法門。」

2. 453頁，倒數第2行：「但能信願眞切，持佛名號，無不臨命終時，蒙佛慈力，接引往生。」

3. 473頁，第7行：「如來深知末世衆生煩惱難斷，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法門，令其于臨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4. 571頁，第4行：「……則其夫人當必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5. 589頁，第8行：「故我世尊以大慈悲特開一仗佛慈力，往生淨土法門，俾彼上聖下凡，同於現生，往生西方，實爲撫育保綏之要道，亦是速證菩提之妙法。」

6. 598頁，第9行：「以佛力、法力不可思議，加以衆生信願行力，則無論功夫淺深，罪業輕重，皆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

7. 621頁，第5行：「固當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以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寶蓮中也。果能如是，則臨命終時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即得往生。」

8. 666頁，倒數第2行：「……生信發願，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速得親證。」

9. 669頁，倒數第6行：「以衆生信願持名，感彌陀慈悲攝受，故無論上、中、下根，同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10. 670頁，倒數第5行：「……但具眞信切願，以至誠心念佛名號，求

生西方，兼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待至臨終，即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11. 675頁，第2行：「於是以大慈悲，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法門，俾一切若凡若聖，同於現生，仗佛慈力，了生脫死。」

12. 690頁，第2行：「遂知淨土橫超法門，爲等覺大聖，逆惡小凡，同於現生，仗佛慈力，出此娑婆，登彼極樂。」

13. 690頁，倒數第1行：「又令請僧助念，必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14. 802頁，第5行：「衆善悉奉行，諸惡盡銷蠲，信願勤念佛，求登九品蓮，臨終佛來接，有若月印川，直下往西方，永出生死淵。」

15. 796頁，蘊空張夫人西歸頌，第2行：「專持佛號，精誠既至，感應道交，蒙佛接引，忍界橫超。」

16. 797頁，倒數第2行：「仗此修持力，回向生淨土，臨終蒙佛接，託質寶蓮裡。」

17. 131頁，第3行：「良以在凡夫地，未斷惑業生死不了，難免墮落，所以如來極勸衆生發眞信心，及切願心，持佛名號，求生淨土，當以供養三寶，守戒一生，……唯願臨終往生淨土，則與佛誓願相契相合，感應道交，定滿所願。」

由上所錄看來，印光法師並不只提倡「帶業往生」，更有許許多多善言，勸勉我們消除罪業以往生，信願眞切，至誠持名，仗佛慈力以往生。願我們淨土行人，莫負法師之慈悲善導，莫只視於「帶業」，圖其簡單易行而忘了「消業」的重要。當自猛省鞭策，爲求消業，持名更誠，信願更切，以期佛菩薩垂憐加佑，接引往生。謹以此互勉。

如何研究《帶業往生查經小組報告書》

答龍天佑居士先後所問

先生所問數函，前已分別略答，今承建議，寫此文，亦可使與先生同好者明我心地，鑒我愚見，適自檀香山講經歸來，而第二十六次再赴菲律賓講尚待三月，略有餘暇，故走筆完成，挂一漏萬，尚希諒之。

(一) 當善體經義，勿誤解經文

法有先後，證有早遲，當其臨終，必先消其煩惱障，然後入淨土之中，而無煩惱之現行，可安居蓮內，及其蓮開，必再滅其所知障，然後受聖賢之教，而了實相之真理，可漸臻果位。是以臨終之煩惱障爲五逆十惡，極爲粗重，淨土之所不容，蓮內之所知障，唯是見惑、無明，較爲細歛，羅漢亦不免。正如世間之法，強盜之牢，防範甚緊，屬另一領域，恐

其破牢而出。感化之院，自由較多，又屬其他地帶，每多活動之區。于強盜必防其惡業之現行，若欲求入淨土，必先消其業；感化在助其思想之改變，雖可入淨土，必先處蓮中。二者常當善分辨，則不致誤解。如蓮苞之中帶有煩惱障，則十六觀前段念佛滅罪之經文成爲戲論；花開之後，苟無所知障，則十六觀後段滅罪之經文，亦成戲論矣！苟能分別臨終念佛所滅罪乃滅煩惱障，花開之後所滅罪乃滅所知障；先入淨土，后開蓮花；早登極樂，遲悟實相；法之所當然者，理之所當然者，皆在乎此矣！

聖凡同居土，有穢有淨，如彌陀極樂世界淨土有聖有凡，凡者人與鳥等皆是，然其人非帶業往生之人，而係消業往生之人，其鳥爲彌陀變化之鳥，而非罪報所生之鳥。鳥既無罪，人豈獨有罪乎？穢土之聖凡同居土，即娑婆世界，凡即造罪之凡及不造罪之凡，二者兼有之，其中不造罪者，則易往生西方，已造罪者則必念佛求消，此皆理所當然者也。

或曰雖然造罪，亦可帶去，不必懺悔，不必念佛，不必有善知識之勸化，此則違反因果律矣。彼乃舉《那先經》爲證明，其經大意謂：「船中百

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犁中，便生天上，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犁。」此中皆屬消業往生之理。因有「一時念佛」故往生，因「不知佛經」故入泥犁，並無自己帶去之意。且船之爲喻，蓋指空性，故波羅蜜即到彼岸，空性不許有我，又誰帶之？且《金剛經》亦稱：「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舟且不須，石將安放？況此岸爲穢，彼岸爲淨，苟不消業，何能登淨土之岸耶？善體經意者，必不誤會矣！

請以實例證之。《龍舒淨土文》中所載往生事跡，唐張鍾馗殺雞爲業，張善和殺牛爲業，各見雞牛索命，甚苦，急切念佛，得以往生，此即消業往生實例也。當其牛雞索命，則爲罪業將報之兆，以念佛故，此罪已消，故能往生。若未消罪業，試問雞牛作何交代耶？

(二) 相對諸法，當知明辨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即由聞、思、修三慧

開出，特于相對之法必須明辨，如：能與所對，自與他對，帶與消對、善與惡對、空與有對，茲分別爲先生條陳如次：

一、能所

譬如《十方》雜誌所載《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一文，其中主旨有四字焉，即「觀機設教」。又柳絮先生之《印光祖師》一文，亦有「稱機設教」一語，此中觀機或稱機，上字屬能觀之佛，下字屬所觀之人，教字亦屬能教之佛。如是四字之中，三字皆有關係佛力，故屬側重消業往生。彼用此語者反引爲帶業往生，則誤矣。又如柳絮先生文中「放下屠刀之人」，並不是帶起屠刀之人，其後又有「洗心革面之人」，並不是黑心垢面之人，二者皆屬消業，不能作爲帶業之形容詞。

二、自他

淨土宗雅號他力，尊崇彌陀之大願，普賢之提倡，六方佛之讚嘆，十

四國之朝禮也，然反對消業獨倡帶業，是直反對他力，而提倡自力，豈得成立乎？自力並不包括念佛，以念佛得他力之接引，而非自力之往生；自力亦不包括懺悔，因懺主爲佛，必得佛力印證，方可稱懺盡。徹悟禪師亦曾在其語錄中加重帶業之力，聲明不必懺悔，此亦特重自力也，於普通讚嘆淨土爲他力者，殊相逕庭，是何故哉？

三、帶消

帶則不必消，消已何必帶；帶則帶業獨往，不必有佛接引。今人皆引唐張鍾馗殺雞、張善和殺牛，皆有地獄相現，最後念佛蒙佛接引而去，且見瑞光瑞像，其非帶業獨往可知，謂之消業往生，誰曰不宜？

四、善惡

善有善報，所報限于三善道，惡有惡報，所報必在三惡道，皆無關淨土也。今人不知淨土非天堂，自我作古，創立新名句曰：「帶善業往

生」。固不知生天、生西之差別也！心淨而後土淨，心不能淨者，有煩惱障，所知障故，先必除煩惱障，然後可以入境。否則粗重煩惱起現行時，必致鬥毆勃谿，蓋不若所知障微細惑業，惟在思想耳，不如先準入境，關于蓮苞，久而久之，思想在淨土中潛移默化，故花開見佛，方知實相；餘惑猶存，再行消除。此皆哲理之淨穢，非物質之淨穢也。

五、空有

淨土建立在空性之中，九有皆在三界之內。性質不同，與感情無關。彌陀雖有大悲，不能將蓮邦移入地獄；地藏雖有大願，不能請閻羅執法極樂。佛陀之神通力、衆生之業果力，皆不可思議。彌陀消業之力，且乘衆生臨終之時，不能在平日常常消之。衆生造業之時，唯限有生之日，不能在臨終匆匆再造之，其求急切，其消快捷。只及外之煩惱障，且遺內之所知障，煩惱障有妨淨土之治安，所知障無傷蓮邦之生存，是以初以苞藏之，次出苞教之，嗚乎哀哉！彌陀之體貼入微，有如此也！粗心愚人每不

易知，吾焉能三緘其口哉？

(三)當留心文法，斟酌情理

文之有法，中外皆然，《馬氏文通》如英文之八種詞類，《文心雕龍》著重全篇之布局結構，前後照應，爲英文所少見者，有過之無不及；迂儒每謂中文並無文法，非也。或謂中文爲單音字；然「不可」爲「不可」，「之於」爲「於」，反切皆拼音也。《國文百日通》、《文史通義》等，皆文法之別名也。先生肄業大學時，諒早知之矣，此中特就報告書有關者言之，必有利於研究也。

一、命題必與正文相合

《十方》雜誌載某老師發表之〈帶業往生與消業往生〉。其一至三則文能對題，其四至七則屬淨土法門，應另標命題，獨成一篇爲〈淨土法門〉，混入其中，則爲文不對題。

又或不甚重要之文字，隨意談論，則可稱漫談某事，如漫談帶業往生。於是帶善業生三善道，帶惡業生三惡道，帶淨業生淨土，帶羅漢業生羅漢道，帶菩薩業生菩薩道，帶佛業生佛道，然帶字別有其文法，不可如此漫用也。當知漫者，亂也，若與人辯論，則當針鋒相對，不可亂也。是故命題不正，其文必邪，如影隨形，不可不知。未知先生昔日在大學，曾留心此事否？

二、用字當隨常例，不可自我作古

譬如帶字，常例皆屬否定、消極、含惡意。如云「生不帶一文而來，死不帶一文而去」，與「不」字相連，是爲否定，苟用「存」字代替「帶」字則不可，然「存」字屬肯定故。又如「帶罪圖功」，罪屬消極方面，功屬積極方面，不可互易而曰「圖罪帶功」。由此可推知，「帶五逆」則合，「帶善業」、「帶淨業」，皆屬自我作古，古無前例也。「佛爲一大事因緣而來此娑婆」，不曰「佛帶一大事因緣而來此娑婆」；「佛

證得無上涅槃」，而不曰「佛帶得無上涅槃」；又如「帶角虎」則含惡意，虎口可傷人，虎角亦可傷人，故曰「帶角虎」，而不曰「帶角兔」；又如「帶劣勝應身」，從劣字可知；又如「帶質境」，猶如鏡中所現之影像，帶持鏡外之實物，所謂「帶質通情本」，亦有惡意存焉；臥必右脅，刀在左脅，故左脅不得臥，亦有厭惡意，故曰「帶刀臥」。

往字亦然，往生則指西方，或天堂，就好土言而不能用於惡土，提婆達多墮入地獄而不曰往生地獄，今日帶惡業往生三惡道等語，皆自我作古，古無前例也。

帶善業往生西方，亦不合理。淨土建立于空性無我中，此中之淨，非天堂之淨，天堂之淨，則建立于善業，故必先以念佛消煩惱障而得往生，入蓮苞中，久久潛移默化，疑惑再消，花開見佛，學習空性實相，然後方可於淨土中住，漸次消除所知障、塵沙惑、無明惑，則成佛果。至若往生天堂，只憑善業即可，往生兜率彌勒內院則非天堂可比，正如法照所見竹林，其空間雖在五台，然法照本人次日再去已不復見，竹林寺亦屬淨土，

正如兜率內院耳。獅子覺生兜率天多年未見彌勒，只生天道，未生彌勒之淨土。先生曾聽我講《淨土五經會通》數次，想能記憶分辨也。

三、當分辨全稱名詞與特稱名詞

煩惱惑業有時連說容易淆混，惑字亦可包括煩惱，如煩惱惑；煩惱亦可包括惑，然各有特稱名詞，如云：煩惱障、所知障；前者指五鈍使，後者指五利使。如單言煩惱與惑，則煩惱指前四粗重之毒，貪、嗔、痴、慢及思惑是；惑指疑煩惱及見惑、塵沙惑、無明惑是。《報告書》是一種客觀研究之記錄，經上曰「惑」則書「惑」；經上曰「煩惱」則書「煩惱」。帶五逆十惡者，即曰帶煩惱，而不曰帶惑，臨終念佛所消者，其此也。其後入蓮胎住，經上明明指出「疑惑」二字，是故惑可帶入淨土之蓮胎；煩惱五逆則不可帶入淨土。此書已極明顯記錄矣，先生想已細讀分辨，或有他人讀之而不能分辨者，尚希指導之。

四、接近「帶業往生」之疏狀子句，限制「帶」字，必加注意。

元維則禪師《淨土或問》一書，答某「帶業得生否？」曰「得也，必仗阿彌陀佛之大願！」此句即疏狀子句，限制此「帶業」必須仰仗佛力之大願接引方可。此等處「帶業得生」並非維則之語，不可據之以爲維則主張「帶業往生」。其所云「得也」，似乎許可之詞，然有一附帶條件，必須仰仗佛力接引，此中即含有消業往生之真實他力，而非臨終行人之能帶之自力。佛之接引必先爲消業，既已消業，則非帶業可知也。

五、消業帶業原是絕對相反之詞，不容許同時存在。

如沈九成先生文中既許十六觀，爲消業往生，卻又許十四、十五觀爲帶善業往生，行人當向何者信受耶？正因不許帶業，故立消業往生皆就十六觀言，其根據爲《觀經》所載之滅罪威力觀觀皆可通用，經中並不許帶五逆十惡，不經念佛，可以自力往生。餘者其罪雖輕，其福雖厚，然皆適合

佛之消業接引原則，縱已登地成佛來此土者，對佛之消業接引，亦莫不隨喜。故未以善事、空性、智悲等爲入境條件。古德從來未說帶善業往生者，「帶」之一字，多用在消極條件上，或否定文句上，上文已詳言之矣。《報告書》上問題焦點，惟在十六觀之帶或消耳。承認十六觀消業，則已得答案，不必牽及十四、十五觀矣，蓋非研究入境之範圍，費力而不討好，何苦乃爾耶？

六、消屬他力，佛祖故；帶屬自力，自我故。

凡經文論著，談及接引、念佛、仗慈、懺悔、誦經、禱告皆屬他力。談及不用懺悔、不必念佛，戒除迷信，一人犯罪一人當，了則業障本來空，東方人向西方求，西方人又向那一方求？心好不用齋，有錢買得鬼推磨等，無信心人往往易受帶業往生一語之流弊所害，徒誇自力。

譬如西藏巴都仁波切長壽佛法灌頂開示中所云：依靠阿彌陀佛願力接引往生極樂國土，雖高小學生讀之，亦不誤作帶業往生矣，豈可因上文

「即使」假設之詞，而強作誤會。且「即使」句上，亦有「由于阿彌陀佛的大願」字樣，此明明表示他力之威德，使一心求生之行人得以往生，豈有彌陀大願，不能消業耶？學佛多年，而不信佛能消業，無乃太愚乎？以此淺理，詰之於街頭小販，無不明瞭者也。希望先生多加研究，轉相教導，天下愚人太多，先生其有意救之乎？《海龍王經》曰：「悲憫衆愚眞智慧。」先生其努力爲之。

(四) 保持查經之客觀，擺脫報告之主觀

循名責實，查經然後報告，所查在客觀之經，帶業往生發生于明清，後代各家論文中，皆指帶五逆十惡，因爲此種業臨終十念，《無量壽經》除外，不能帶去；《十六觀經》不除，可以由念佛後消除得生；雖亦不許帶，然許得生，此皆客觀經論，主觀報告人，不可自我作古，違反經論常規，別創帶善業之說，而置五逆十惡于不問，亦不可將往生淨土之「往生」，解作帶惡業「往生」三途。凡言「往生」皆指西方，因爲我們是淨

士行人；凡言三途，皆說墮落，不得說帶惡業「往生」惡道！此皆有主觀之成見，應當避免。

(五) 當法常不輕，勿炫己之長

先生曾函告：某也士卒，雷門布鼓，竟敢妄言老居士「未研教理」，何不將《華嚴五論》、《禪塔四層》諸著示之。余不敢從，蓋明太祖朱元璋亦皇覺寺僧，北魏之沙門惠臻、唐少林寺之惠瑒、曇宗，宋之趙宗印、靖康之眞寶、德佑末之萬安皆僧而兵，曇宗且曾拜大將軍，吾人不可輕視之，且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桓榮在太學，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勉，不以辭長勝人；班固在蘭台，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王褒不以己能責人不能，彼等皆存恕道，吾人當師法之。健也福薄，與彼大昧生平未及謀面，果能相見，當與談《孫子·謀攻》：「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與夫太公三陣，黃帝五陣，風后八陣；何必談佛法、拙著耶！

且也，人之著述，非一時一人所可毀譽，必經時間考驗，所謂五百世必有王者興，古人以金爲匱，以石爲室，以封存之，以俟王者。《漢司馬遷傳》有「史記金匱石室之書」語：嵩高山石室，會稽山石穴，色山洞穴，天承宛委，荊州小酉山，石穴武陵天門山岩，皇天塢北古陶穴，皆藏書之所也。古人惟恐人知之，今人惟恐人不知，蓋著眼於千秋萬世，忘形于鼠目寸光耳。譬如此次《慧炬》，本年（一九八二）十月號，發表第一篇榮獲焦山智光獎學金萬榮正先生，亦屬主張支持帶業往生大善知識指導之下所成長之佛教徒，卻能自行擺脫偶像流弊，其所介四種淨土，彌陀、藥師、阿閼、彌勒，皆本客觀經文，不加主觀成見之帶業往生，既冠其刊，亦獲獎金，不亦屬可畏之後生乎？再過若干年，此一成語「帶業往生」，必被大眾忘記矣，何必爭此一日哉！

先生對我則太熱情，對彼則太冷酷，故寫此篇以相慰藉。

(六) 溫故標新，當仁不讓；巧言立異，鮮有其仁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焉。」此皆吾人研究中所當稟之教誡。昔者年纔冠與妻同誦《華嚴》，神鬼衆跪地，窗外竊聽。其後屢溫匆匆未能知新，今已逾古稀，略開茅塞，乃撰《華嚴五論集》問世，祖師中之《十重唯識觀》、《原人論》皆有評論，此所謂當仁不讓于師也。然直至今日，已近八旬，未嘗爲人師，講經「九不」自律，即有不收徒弟、不受禮拜、不納紅包。良以師心自用，記以備問，竊人牙慧，信口雌黃，本人所不敢爲也。然遠近講演，拋磚引玉，聊獻蕘芻之議，并無嚴師之責。以古德言上根者，多借助淨土宗外之經，故將《心經》代《普賢行願品》，一以崇補處之佛而依般若之空；楊仁山老居士就中下根立念佛往生爲有爲法之量，本人就上根是心是佛，立無爲法之量；慧遠、慧皎二師皆依華嚴而判淨土三根，止于七地；本人依《觀經》十六觀

判定前七爲佛之依報，後至十二爲佛菩薩之正報。十四、十五爲上中六品，十六爲下三品；從不自我作古，而說帶善業往生。

《印光法師文鈔》雖多說帶業往生，皆指帶五逆十惡，由其上下文可以探究，并無帶善業往生一說，此種文句異乎古德所云，又非經中所有，說爲立異未嘗不可，此屬巧言，意在加強「人帶說」而反抗「佛消說」，用心不在明辨真理而在袒護邪見。譬如儒家孔子惟倡仁，孟子益以義，荀子崇以禮，程子主以敬，此不得爲立異也，亦各有其正義焉！若夫揚雄效以《法言》，王充評以《論衡》，則過于同異矣！今消業本乎《觀經》之滅罪，不止一處，培福亦復有之，然不曰帶善，帶之一字有惡意焉（具詳三篇二段）。且當行人臨終，其業未消，雖帶在身，念佛之後立即消除，故能往生。不能感激佛之消業，而反矜持己之帶業，豈非忘恩負義之人？吾故曰：「巧言立異，鮮有仁焉！」先生年富力強，研究精神正在發揚，引此爲例，可以警策矣！

(七) 正見不可移，器量不可小

聞、思二慧結晶以成正見，兄等青年所謂中心思想是也。吾人佛教徒，必有其佛教徒之人生觀、宇宙觀。關於修行自性，嘗爲兄詳言之矣，即以正見爲主，故不能存主觀之我見、邊見、邪見，務必將此佛之聖教量集中，法之精華點集中而構成正見，生死夢寐皆保存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志即正見，形之于志氣者也。昔者清辯菩薩與護法菩薩辯理不決，絕粒飲水虔求觀音指示隱境，以候彌勒下生，決其正見，至今猶在馱那羯磔迦國南山岩窟內。某騎馬、兒徒步，路人笑以私心；乃與兒共騎，路人亦笑以殘忍；因皆下馬，路人笑以愚痴；乃令兒獨騎，路人笑以顛倒。今拙編《五經會通講義資料》中，心物、智悲會通，以正其見；淨禪、淨密會通，以止其誘；四層理趣以齊遠近；五馬分屍以警臨終；強調欣厭周密檢討；四十八法皆依三經，九品評點期求實踐，而推究修行自性、確定行道次第，尤三致意焉。知我者謂我立功，不知我者謂我立異，

此種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矣！豈能盡如人意乎？但當無違佛心耳。

帶業往生一語，經過四人查經結果，既不見于顯密及淨土三經佛典，亦不見於元朝以前之古德大論，違反因果、不合邏輯，出生流弊，自當辨正，以利萬世。讀者積非成是，暫難接受，一時氣憤，轉相輕賤，吾人著眼于千年之後，何必爭執于瞬息之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何用反駁乎？此所以兄所勸告，未曾遵命。韓退之曰：「動而得譽，毀亦隨之。」又曰：「德高而毀至。」又曰：「名之所存，謗之所歸。」蘇東坡曰：「平生以文字見知于世，亦以取嫉于人。」歐陽修曰：「所以見知于世者，亦以取嫉于人。」二人之語如出一口。《金剛經》曰：「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則爲消滅。」拙詩曰：「道吾惡者是吾師，朱矣復緋（圓矣復香）必妙詞，輕賤能消先世罪，如斯不『帶』可知之。」吾故曰：「器量不可小。」昔者王夷甫被其族人舉杯擲面，自盥洗之，毫無愠色，又嘗被裴景聲肆言極罵，亦不回報。昔某君被誣爲竊賊，依價賠償，及後眞賊被擒，鄰人奉還求恕，一笑置之。古之人大量如此，吾人行

菩薩道，豈可尚不如儒門君子耶？昔在台中寶覺寺講經，彼等打恐嚇電話，聽衆中有人附耳相告，此寺某君爲安全人員何不求助，予唯搖頭拒之。其後又有人告，附近省黨部林老先生爲報告書四人中林先生之尊翁，君豈不知，何不求助？予曰：九不講經有不拜訪名貴，四過台北，未曾奉訪，已覺歉疚，安可以此小事相擾。是夜聽衆愈來愈多，該電話並未發生效力。生平潔身自守，天龍暗助，化險爲夷，不止一次，正見所在，三軍亦不可奪也。器量大者，膽量亦大！自高雄至員林乃至台中，接連講經各五夜，此等恐嚇電話，不下數十次，余皆一笑置之。夫人之處心積慮，習而成性，居家，父母不能教之；枕邊，妻室不能勸之；入校，師長不能責之；處世，朋友不能諫之；進壇，香煙不能熏之；吾人何德何能，敢望其改過耶？唯有爲之默禱，使南山之虎、長橋之蛇，終成名士也已耳！

（八）學修皆宜圓融，不必分別宗派

顯中有密，如《觀經》是。《觀經》自謂「與修多羅合」，修多羅即顯，

而自處爲密，則陀羅尼矣！誦其全文，即十六觀想，觀想爲密宗修法之一。密中有顯，〈普賢行願品〉七支頌，四無量心，皆選自顯教。《理趣經》密中之顯；《華嚴經》顯中之密。古德禪淨兼修，故曰帶角之虎，事一心、理一心，亦與天台止觀相順；茹素守戒，亦與律宗相應，寺廟亦修焰口、亦施蒙山，此即密宗燒煙、施鬼之法。密法本尊中如彌陀、長壽、觀音、勢至、度母皆屬淨土宗本尊。本人編有淨密，淨禪會通兩表，標舉相同之事，略示圓融之意。夫彌陀發四十八願以前，曾有無量無邊諸佛出現，既建極樂世界以後，更有無量無邊諸佛將來，彌陀許其國信士飛朝他國，他國豈盡爲淨土宗人耶？他國諸佛飛朝蓮邦，蓮邦豈視爲淨土外人耶？十四國之說，已見經文，其實何止十四，特就當時當地言之耳！六方佛讚嘆，亦見經文，其實何止六方！試問四隅諸地反抗乎？小哉！藐哉！博地凡夫以一己之鼠量吞大海之洪濤，妄立門戶，侮辱聖賢，以爲智者大師已放棄摩訶止觀，永明禪師已焚燬《宗鏡大錄》，本人已中斷密宗或破壞蓮宗，冤哉枉矣，如來豈無所知哉？

吾四人中，以林先生鈺堂爲最年輕，然精進念佛無法估計其數；其妻琇瑩夫人，恭書《心經》、《彌陀經》，繡無量壽佛像，亦繡五輪寶塔，願以薪金支持其夫專修淨業；其子建宏三歲時，自能模倣，今五歲耳，能持十小咒，能結彌陀印，能入彌陀定，飲食非常見者不受。當其父皈依大寶法王，淨業照常，其子亦能誦百字明，糖果之資必留以購龜放生。上有好者，下必甚然，信矣哉！至若楊法洪賢伉儷，亦正壯年，早已長齋分舖，其子楊斂才三歲，即能敲木魚，誦《心經》，念佛號，持小咒灌入錄音帶中，曾在紐約大覺寺余講經時代爲發表，藉以勸化。

本人自少習淨，今已近八旬，念佛未嘗中輟，然非不習玄修定、非不學密參禪。岩居、山居、船居、尸林居，七十年中大半在關房（有詩印行），西藏歸來，曾在成都受黃遠謨、袁煥仙、吳夢齡之邀請（印光祖師高足——傳度大師，曾閉關九年念佛，亦在座），講演佛法，極言密法之難，流弊甚大，并實行勸得諸老朋友，昔日同壇學密者，放棄太半時間，兼念彌陀，以求消業往生，不復貪安逸，當時有《蓉城安逸》一詩傳誦成都、重慶之間，詩曰：

「四座風生三寸舌，百年浪擲一杯茶（諸口頭禪和皆日常坐茶館，整日清談），明朝未死且相約，不醉無歸小酒家。」其後勸屈文六勿修雙蓮，有「趙州參箇『無』字，終身受用不盡；慧遠念句彌陀，一葷飽載而歸」之句（見《叢書》），不聽，死時甚苦。又勸趙炎午老施主念佛，勿隨屈老學密，聽之，安祥而逝。撫今思昔，老友殆盡，淚莫能禁，今日者竟有人疑及小子不屬蓮宗，十方如來悉知悉見，何必求人知之耶？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四次飛台，七處講經，先生曾參加三次，惜無機緣詳談身世，此中所云聊補遺憾，惟先生諒之。

先生頗富熱誠，諒以爲如不反駁申辯，則必蒙辱到底。是又不然，請爲一言以釋之。

夫無的之放矢，我苟非的，必不中傷。彼之相分想像錯誤，彼中相分自受其傷。如仰箭射空，落在自頂；仰首唾空，落在其面；吾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吾人但當抱歉耳！吾人學佛，縱不能成佛，亦當歸皈佛土，今日爲消業、帶業而有所商榷，千秋萬世之後，一旦淨土相見，會

談往事，豈不同發一矇乎？與其期之將來，何不勉于今日，先生其諒我歟？

(九) 妄圖帶業，必疑惑應；誠心念佛，自有佳兆

昔清潘世恩夢入聖廟，子路鉤其目，懸于木，後果入閣爲相，蓋目懸于木也。唐高祖夢爲羣「蛆」所「拊」，乃得天下，億「趨」「赴」之；韓魏公夢以手捧天，果爲相，輔英宗、神宗；健也無德，然亦曾夢兩腕生蘭花，復化龍鳳飛舞高空，文思日進，今日能布施英文佛教小冊百餘種于全世界，中文《曲肱齋叢書》于華僑，未必與此夢無關。印藏佛教著述，先必請求佛祖許可；既成，必示佛壇請求印證；將梓，必求天龍護持。本人拙著雖不見重於時人，卻未迷失此三段過程，故亦有讀者來函通知，或吟小詩而落淚，或誦拙文而聞香，特不足爲外人道耳。至若念佛之感應，誦經之佳兆，古德所留感應錄汗牛充棟，惟彼時人公忙，無暇過目耳。妄圖帶業之流，既不積善，必無鬼窺其室，更難得天龍八部所護持，是以人有

佳夢，必破壞之。《報告書》林先生鈺堂在謄寫之夜，夢三孔雀張屏高空，西方原有孔雀王佛母爲林所未曾知者，三數與三聖相合而其時又正在謄寫《報告書》之夜，果是有菩提心人，自宜隨喜讚嘆，而必破壞之者，仗恃口業可帶，較五逆爲勝，欲破壞其《報告書》，必并此亦破壞之，此與林先生何傷哉？林先生雖年輕，一笑置之而已。蓋誠心念佛之士，但求自消其業，不欲與人爭論一日之強耳，先生亦曾有佳夢詳載大函，何必疑及夢之可靠與否耶？《楞嚴經》曰：「一切境界，莫作聖解，若作聖解，便成魔事。」然著與不著是一事，夢與不夢另是一事。摩耶夫人夢大象入胎，乃有文佛降誕，《諸天讚》曰：「如白象形下閻浮，勝光天尊所建議。」然則文佛亦曾著魔境耶？何以云爲一大事因緣而來耶？禪宗所謂：「打倒文佛給狗子吃。」非到法身地位之人，不可漫談，若漫談之，則必帶業往生于拔舌地獄中，吾人切不可難得人身而輕試之，先生待我甚厚，故以奉告，幸勿亡羊于歧路也！

(十) 當捨印祖之短而取印祖之長

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文佛自言馬麥之報；陳子昂初好賭博、繼專經典；晉元帝以酒廢政，卒受王導之陳，而覆杯終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經天，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見人之過，如己之過，必爲之開脫，以斷其無過，是幹父之蠱，眞孝子也。今帶業往生查經結果，客觀構成其短，一反乎因果，二違背因明，三發生流弊。然而，既非印祖始作其俑，亦非印祖掩飾其詞。吾人信仰印祖，多番誦讀《文鈔》，作下列之開脫，是捨印祖之短也。

第一層開脫——查經小組四人，查出在印祖二百三十年前，蕩益大師始有此帶業往生一語，故非印祖之創造。

第二層開脫——四人統計其文鈔，凡強調因果，仗佛慈力，及消業等句皆屬消業，佔百份之八十五，帶業僅佔百份之一十五，故斷定印祖之本旨，在消業往生。

第三層開脫——舉出其文實例，加以解析，其所用帶業與消業二字，含義全然相同！

第四層開脫——四人中有林鈺堂者，其夫人不在四人內，然其智慧悲心，亦不亞於其夫，其信仰印祖有過之無不及，曾將其文鈔中之「仗佛慈力」及「消業」等詞，連句并鈔，且詳載該書頁數以便讀者自查，條文甚多，附在報告書后，曾向佛學雜誌投稿，彼等雖崇拜印祖，然欲使印祖成爲帶業往生之集大成者，對此消業名句反而不登，是專取其短，而捨其所長矣。孰爲印祖之孝子賢孫，後世必有定評，何必爭此一日哉！

吾人所查之書有限，皆列《報告書》中，能查之人惟四，查時僅一年中，每週兩小時，亦屬有限。究竟有元朝以上之人，曾說帶業往生否？亦不敢斷定。然此語非出經文，亦非淨土前七祖之論文，則已大體確定矣。仍然希望大衆讀者，各組小組，各查多書，使我四人增加知識，亦所謂「更也，人皆仰之」、「書有未曾經我讀也」，不亦大幸乎？何愁他人評論哉？

尚有一例，可爲先生參考者焉。柳絮先生大作命題爲《印光祖師》，宜其處處當爲祖師讚美。凡不屬其長者，自當避免，祖師道德文章，皆當仰慕，然其書法，並不擅場。苟涉及之，雖不直指，亦被聯想。嘗見其關中所懸「死」字，下列註語，並標己名，皆無顏柳帖意。至其文所謂「死于句下」，原屬禪家術語，印祖生平主張老實念佛，生無常心，「死」字警惕，書諸牆上，作者之忌，實爲祖師之長處。祖師所忌之禪宗，卻爲作者所長之禪話，其後有「稱機設教」以贊祖師，固可信者，然屬他力之佛，意在消業，非屬所主自力之人，意在帶業，前後有如此顛倒，殊非柳絮先生之本意，舉以告君，亦可推知取長捨短之道矣！

印祖之長，儒佛雙彰，其畫傳乃其生西後二十九周年，蘇州靈巖寺所編，其三十一頁標爲《顯正辨訛》，一辨教內之訛，如龍舒三輩九品之誤，一辨優婆塞搭衣之類，二辨教外之訛，如辨祕傳之誤，煉丹運氣之誤，三辨儒教之誤，如辨理學拘墟之見，謂「時丁像季，正法替而訛誤生，欲顯正法必辨訛誤，荊榛塞途不先芟除，坦道何由顯露。」其強調如此，誰敢

道其標新立異歟？

健也不才，竊師其長。見禪宗流弊在狂妄，乃著《禪海塔燈》，古人《五燈》，以傳統爲經，此燈獨以證量爲經，取便喝斥口頭禪與野狐禪也。見密宗流弊在冒濫，乃著《業印抉微》，古人重在外誘雙運，此書重在內證感召；又《大印抉微》，古人混入顯教之止觀，此書直指明體之進展。見華嚴宗之流弊在虛誇，乃著《華嚴五論》，詳訂觀法，簡化玄境，圖示疇範，剋期取證。見淨土宗之流弊在苟簡，故破帶業往生而編客觀之《報告書》凡六十餘頁，編講義資料而編諸法之一覽表凡七十餘種，欲承印祖之嫡系，反爲嫉者之對象，今日爲先生草此文，吾豈好辯哉？吾亦不得已耳！

結論

先生函中曾提及先生之意見，不只是代表一人，實代表大多數聽衆。果爾如此，希望此文可以傳示彼等，希望不再注意本人所遭之毀譽，且盡各位自己之天職，繼續研究，努力增加淨業！

第一、元以前古德論文，爲《報告書》所未列者，請多搜集查看，自作報告。

第二、印光祖師大著之《顯正辨訛》一書，請予調查請購，再加研究其所批評《龍舒淨土文》三輩九品處高見如何。本人讀《龍舒淨土文》尙未能發現其錯誤。

第三、《印光祖師文鈔》有兩處曾提及仙佛同源而異流，然未詳解，宜再就《文鈔》及以外大著搜集研究。苟不相信《老子化胡經》，其所謂同源是從何處說起耶？當時吾等四人惟查帶業往生，先生等亦不妨專查仙佛同源，另作報告書。

第四、最近發現張曼濤先生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書》，有五本屬淨土宗者，其中如玄奘、窺基等大師所論淨土，亦有可研究價值，然不在四人所依據之淨土叢書中。

第五、本人所編會通，如遠近、心物等共十一種，其餘亦可能有其他二者相對以會通之法相，先生等不妨作進一步之研究。

第六、按日評點各事，本人一時隨手寫來，亦未必完善盡美，先生等既可改革更動，亦可添進補充。

第七、最近台北方面有李培增、蔡鴻麟兩位居士發起組織放生會、超幽會定期舉行，將來亦可組織助念會，皆與淨業有關，希望先生等熱心進行之。

淨土爲他力宗，當言消業，若言帶業，則成自力矣！流弊所及，《報告書》已詳言之。或謂帶業往生，則造罪之人可以開一生路，吾不知何故消業仗佛，反不能開一生路之理，豈有自力能勝佛力者哉？佛在《觀經》步步申言消業：千劫恐不足也，五十億劫；五十億劫恐不足也，八十億劫；八十億劫恐不足也，無數劫；無數劫恐不足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如此強調消業，更有何業必須自帶耶？先生當設身處地以思之，當將死者臨終，固有罪業也，經過善知識勸告，乃有念佛動機，此一過程也；既念佛矣，罪業乃消，此又一過程也；罪業既消，則得往生，此又一過程也。今言帶業往生，是越過其中之勸告、念佛、消業之過程，則不合事實、不合

經義、不合法理、不合因果，故必改爲消業往生。譬如：洗種一過程，下種一過程，灌水一過程，施肥一過程，開花一過程，然後有結果一過程，吾人但簡言開花結果，不可直言洗種結果也。

先生乎！斯飯也，吾今爲先生含之、潤之、咀之、嚼之，已成乳糜，然後哺之，先生豈猶有不能消化者乎？當不再爲人所惑矣！

十一詩

(對提倡「帶業往生」者之批評)

1. 道吾惡者是吾師，朱矣復緋必妙詞，輕賤能消先世業，如斯不帶可知之！
2. 由來無智亦無得，信手揮來離簡擇，失卻三分平淡心，道吾好者（亦有此事）是吾賊。
3. 休把野心覺有情，幾人順理且存誠，橫蠻信口雌黃事，權作秀才遇到兵！
4. 俗諺秀才遇到兵，看書帶業理難清，巽而相告未能曉，法與之言焉得明！
5. 愚而自用賤而專（作文自示其愚，打恐嚇電話，則賤而專矣），仰唾朝天怪可憐，得失文章千古事，何須反駁費長篇！
6. 教以諄諄未易從，雷門布鼓自甘庸，端緣著眼千年後，不理牆邊蟋蟀蛩！

7. 士卒當前無理由，多番勸化反成仇，佛憐帶業難生者，付與地藏獄內收！

8. 往生帶業殊無理，獲法降魔當振起，增上逆緣志不回，雖千萬人吾往矣！

9. 毀譽全無得失心，羣蜂萬億只微音，當年羅漢猶逃席，末世愚人罪更深！

10. 九不（註）講經早止妒，可憐愚者何時悟，春秋五百輪王興，拔舌獄中誰吃醋！

11. 笑劇三花也寄情，寧聞諸葛奏空城；既無懶與古人論，何必更攀時下爭。

註：九不：不收紅包、不化緣、不募捐、不受禮拜、不受筵席、不參觀建築、不遛覽名勝、不拜訪名貴、不收徒弟。罪輕者可以無妒矣，罪重者依然難救之。

文殊爲虛雲背包袱爲甚麼不帶進廟去!?

漫憶

虛雲老法師在破初關之後，他不循禪家作風，直追重關，偏偏要培福德，要懺悔業障，發心從普陀山拜到五台山，由諸佛大悲根源之海走上諸佛大智究竟之山，我自少就異常佩服他這個大願大行大跪大拜大長大遠大毅大力之精神。

一連拜了千萬里，兩三年，身心疲倦以致有病，到目的地五台山，文殊師利菩薩本廟，不過幾十里路的時候，文殊師利菩薩爲著安慰他，化變一個普通樵夫，對虛雲老和尚說：「你連拜幾年，人又有病；現在此地，隔文殊廟上還遠，不如我替你背包袱，也可少減你的勞力；同時我們這些粗人，也培點小福氣！」虛雲法師沒精打采地答認了「好！好！」那時下雪、結冰，文殊替他舉火，放了幾塊冰去煮茶。當舉起冰時，他問虛雲

「這是什麼？」虛雲法師因身體已倦，也不知道他是文殊來打機鋒！沒有答覆他，後來文殊怕露身份，只好吃完茶跟著虛雲後面走。

不久就走到了文殊本廟門口，他就對虛雲說：「那所廟就是你要朝到的目的地，我先進去替你打鼓敲鐘焚香；你慢慢把一路風塵撒去，進來。你的包袱，我會放在山門之外；請你自己打點！」虛雲道了一聲「謝謝！」仰首一看；文殊一直飛入像中，包袱居然丟在門外。

這是什麼緣故？爲什麼文殊不能把虛雲的包袱帶進像去？我所以從這個真正的故事，這幾年來就懷疑「帶業往生」！

放生簡軌

一、皈依

皈依金剛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反）

二、六字大明

唵媽尼吽米吽（五或七反）

三、往生咒（三反）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哆夜。哆地夜他。阿彌唎都婆毗。阿彌唎多。悉耽婆毗。阿彌唎哆。毗迦蘭地。阿彌唎哆。毗迦蘭哆。伽彌膩。伽伽那。枳多迦隸娑婆訶。

四、放生偈

放出生死涅槃外
還歸現成本地中

一放一切得全放

從無生生，生、佛同

五、回向

世界和平，施主長壽。

屍林超幽簡法

擇一樹下，面西而立。燃香三支，插於地上。預備新米，亦陳於前。唵佛懇請佛力加被，十方三世，一切幽冥。唵滿一圈阿彌陀佛，吹氣於米，而加持之，觀想此米，即是彌陀，所施甘露。而後攜米，屍林經行。口誦佛號，心維佛德，一一墳上，撒米加持。

死

學道之人念念
不忘此字則道
業自成

釋印光書
八十

時丁像季正法替而訛誤生欲顯正法必辨訛誤
 譬之荆榛塞塗不先芟除坦道何由顯露師之顯
 正辨訛具見遺教綜而言之可分三類一辨教內
 之訛如正龍舒三輩九品之誤辨優婆塞搭衣之
 類皆是也二辨教外之訛如辨秘傳之誤煉丹運
 氣之誤等皆是也三辨儒教之誤如辨理學拘墟
 之見等皆是也至第一義諦之究竟隨機示入而
 要歸於因果不昧理事圓融之境形正則影端因
 地若真果地自無紆曲之慮則師顯正辨訛之大
 要也

皈依弟子袁慧淵頂禮敬書





保成三力貴。

吾念如須念深院且喜彌陀
念我多謂有親見存如見
若心無請是沙婆婆

吾若處下學如先世

美國...



卷之二

六

孰謂親也果曾先問也

一 般同國時權衡是提知

日有遠邦乃公風



此若初母上陳延長有子

三 卷之二 全行標解



病愈後敬謝林鈺堂兄琇瑩嫂純真妹古風一首

記得承事貢師前 蒙見觀音入深眠 初臨漢地多干擾 始識人間染污緣
師病自醫自陳述 會客當依法周旋 甘露沐頭且嗽口 門外調整必完全
偶一不慎能生疾 藏師誰向漢家宣 平生因此常抱恨 不交左傾亂噪蟬
然于飲食寢饋處 未能擇地而棲焉 犇走海外講淨土 濕毒熱氣一身纏
當時但憑心正氣 事後黑斑露頸邊 醫師力主寒涼藥 驅濕下氣便溺連
元氣衰弱況老耄 幸得林家都相憐 博士論文正碌碌 驅車訪醫卻爭先
琇嫂請作膳宿客 就近欲結家常緣 自嫌糊塗難相許 嘉餽餽贈日日鮮
澣衣如母不辭困 燕窩魚翅疊相傳 猶有賢妹本同胞 純良如姊也齊焉
全家貼體能格物 科學醫理兩詳詮 果汁既調濃淡度 乳酪專誠選新妍
從此腸胃也清雅 更無染污雜腥羶 十分顧愛十分淨 滿腔明空滿腔禪
無物可表感恩意 寫贈古風一長篇

花岩處士弟陳健民呈拙

通
明
經

淨
土
五
經
會
通
釋

淨土五經會通詩選

(請參閱《曲肱齋短笛集》)

一、四層

- (1) 當頭能直入，渾體善周旋，回互有無裡，如君也解禪！
- (2) 雖具滿腔血，朝朝帳角鬱；送君彈指禪，贏取法身佛！
- (3) 冷水蹲浸去痔瘡，囊貯熱氣見諸方，
血難行處能推動，不息教人能自強。
- (4) 耐得洪爐百度開，散寒除熱順醫才，
盈科再進成深海，無怪聖賢嘆水哉！
- (5) 何須落墨費松煙，惹得人間到處傳；
道是無題題不盡，情長紙短未終篇。

二、遠近

- (1) 高蠟巍巍照幾程，欲參日月顯光明；
也知平等齊天地，獨怪凡心太遠生！
- (2) 多年景仰止靈山，一到靈山便欲還；
記得傍花隨柳路，風光不異此山間！
- (3) 靈山別后渡恆河，半跬未離佛所過；
也到心行不到處，說來依舊是娑婆。
- (4) 覺到人間都說瘋，空王去后洞還空；
法身果許常相見，誰是來遲誰去匆。
- (5) 世人但念彌陀經，師與彌陀共典型；
欄楯七重池七寶，當前活現在心靈！
- (6) 蟻虫原是阿彌陀，敢謗彌陀別有多；
供罷紅糖何所見，黃金爲地在娑婆！

- (7) 經文活現在行藏，惟有一言師已忘；
從是西方萬億土，何曾隔得一重牆！
- (8) 存心便到七重天，何用太空別駕船；
多少禪師飛渡去，道家雞犬豈虛傳？
- (9) 寒鴉數點如香客，除卻松風只白石；
願共彌陀結伴居，不將名姓噪京驛。
- (10) 聖凡都是強安號，本地現成無所奧；
識得無心當下空，普賢王位不行到。
- (11) 無事無愁又一天，不須蓬島作神仙；
人安本分天難管，心遠塵勞地自偏。

三、罪福

- (1) 道骨橫撐全體綠，千秋事業令人哭；
何期野火石泉中，煮盡人間罪與福！

- (2)帶業非云再造業，往生許往不生；
以身作則誰堪比，悉見普觀悉誦名。
- (3)爲道日損，爲學日益；見善則遷，有過則革。
- (4)帶業何人未得逃，母雞孵卵已披毛；
掌中輕啄鄰婆笑，那怕將來受一刀。
- (5)老丐吹簫博小貲，年來氣力已難支；
忽傳餓斃松林裡，始悔從前未博施。
- (6)天語無端報宿根，謂曾九度帝中原；
驚心卻恐黃泉下，猶有鬼魂欲雪冤。
- (7)莫謂孟嘗債不收，從無佛果昧因由；
野狐故事未親見，看取山前水牯牛。
- (8)遠方求學憶當年，勸母曬鋪莫久延；
天竺客居誰勸我，聊因憶母暴青氈。
- (9)惹得書生日日勤，何嘗一字值分文；

教兒且學挑柴水，近日能擔五十斤。
(10) 人間鼎沸已騷然，擔淚難將罪洗滌；
縱得腰間懸寶劍，誰知引頸向鋒前！

四、無常

- (1) 劫後逢人總怕題，故園原在縣城西；
途中偶被村夫問，惹得妻兒一路啼。
- (2) 長兒帶瘡走風塵，次子回宗苦憶親；
妻在娘家女寄養，四方散處一家人。
- (3) 嫗問如何不勸妻，寬懷自遣任人迷；
勸妻只有不題好，說到無常我也啼。
- (4) 鬢毛映水髮疑白，山野經秋面帶黃；
落照歸鴉傷半老，待鈎浮子苦深藏。

五、智悲

- (1) 高僧殉法報昏王，山布脂膏樹挂腸；
更有壯懷難想像，割心自捧向西方！
- (2) 無厚包荒，有閒中行，地天交泰，其道和光。M·W·
- (3) 蔬食簞瓢岩穴居，年荒世亂也如如；
讀書不得孔顏樂，枉寄鴻篇作蠹魚。
- (4) 又泊蘆花近小街，梢公上岸買炊柴；
江天細雨模糊裡，獨望篝燈候夜齋。
- (5) 行色匆匆故意忙，打包催飯令相忘；
鐵心未肯陳私語，惟恐辭哀淚更長。
- (6) 海外掩關親反疏，數行家書趁禪餘；
教兒不是憑空口，憶昔躬行帶淚書。
- (7) 小住溪橋餐晚霞，邀來明月過平沙；

- 寬懷我自堪流浪，怕勸妻兒莫憶家。
- (8) 古剎破寮暫結跏，隔離野老送香花；
自欣顛倒能如此，何必吾廬便是家。
- (9) 渡口漁翁方布網，岸頭野老正燒山；
尋常一樣人間事，身處亂離便覺閒。
- (10) 梅城焦土接荒郊，春色依然上柳梢；
痴心欲報堂前燕，無復南來覓故巢。
- (11) 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
回頭總是君多事，撒手猶疑我薄情。
- (12) 了知空性不相背，色影如常自在；
太上無情語不真，悲心時復同痴愛！
- (13) 十界卷於毫端，三時一指輕彈；還須鞭辟入裡，
莫被自心欺瞞。
- (14) 狂放江湖一小舫，常將身世等浮萍；
無愁易入睡鄉去，有夢都從笑裡醒。

- (15) 守株待兔微嫌早，劍去刻舟已太遲；
放下雙跣都不管，原來起滅本同時。
- (16) 坐斷去來今，頓超意識心；還須百雜碎，一曲七弦琴。
- (17) 點皺方塘滿鑑紋，情思飄展水天雲；
松煙落紙成黏著，題到幽懷難寄君。
- (18) 放之則彌于六合，收來卻在一毫端；
不收不放空過也，枯木羣鴉一樣寒。
- (19) 息息相通交換情，收來五濁放回清；
行人莫便無災苦，遍體瘡痍替衆生。
- (20) 瞻彼在前非已去，忽然居后豈將來；
反觀心內原無物，三際是誰妄剪裁。
- (21) 少時狂妄已無存，順逆身經八九番；
書到用時回味好，邇來尤信古人言。
- (22) 小小窗前誦幾回，多番鑽仰自栽培；

邇來經史無須記，行到足跟脫口來！

(23) 氣停脈住心休，外內凝然一球；除卻光明任運，別無半點謀猷！
(24) 四句偈

明點非物，明體非心；愚人誤會，亙古到今。

體大無外，點細無內；亙古到今，愚人誤會。

(25) 小巧希夷微，迂回顧鑒嘆；當機超體用，歷歷無委蛇。

(26) 慈悲念佛究如何？憫衆時流淚水多；

念到彌陀常念我，「吾兒有志救娑婆」！

(27) 吾日三番省吾身：有無邪業惱天神；

本尊悲智精通否，大樂明空幾度春！

(28) 隨法一心願力强，三軍莫敢奪金剛；

平生不得人歡處，正理堅持未肯降！

(29) 四座風生三寸舌，百年浪擲一杯茶；

明朝未死且相約，不醉無歸小酒家。

- (30) 平分石佛半邊磷，澗竹爲牆月作鄰；
日暮嘉州生怕望，隔江燈火有忙人。
- (31) 淨土方爲極樂窩，一家誰不棄娑婆；
到頭都說西方好，始悔從前煩惱多。
- (32) 看透婆心落筆先，勢將苦海一身填；
可憐過目人千萬，幾箇躬行報昔賢。
- (33) 愧我支離骨與皮，搜來近譬不標奇；
心心但願人都好，語言曾經自遣疑。
- (34) 快蹄汗蠶已爭先，猶喚車夫猛力鞭；
舉起傷痕鞭不下，逼人殘忍是加錢。

六、開合

- (1) 朝佛替人誦願文，金剛座上豈無聞；
我心推入佛心裡，難得人心不我分！

- (2) 兩行熱淚灑愚痴，猶有願行較我遲；
推己替人人不受，大悲同體共誰知。
- (3) 人人爲我實扶持，粒粒盤餐縷縷絲；
我爲人人空有願，精微緣起待誰知。
- (4) 我愧生存在此間，未能教衆得安閒；
燒煙想像凌雲供，願贖凡夫罪滿山。
- (5) 虛願年年說到今，瓠瓜依舊繫山林；
只應終日不開口，聊表平生未盡心！
- (6) 我如能作百花主，不放春神一日亡；
沙漠也開陶氏菊，寰球到處設蓮塘！
- (7) 清水幾杯供佛陀，絲毫價值本無多；
誠心大願當觀想，供盡輪回愛欲河。
- (8) 配合菩提大願文，祈求果地顯功勳；
羣生早荷悲心攝，帶供連災一併焚！

七、悲心

(1) 記得連阡路，荷犁冒雨登；

叮嚀送宰者，莫越老田塍。

(2) 落落人間何自苦，茫茫世路爲他憂；

翻因憫衆生煩惱，畢竟無心寡怨尤。

(3) 本地風光欠甚麼？錯疑心外有彌陀；

歸來縱得娘猶健，收拾淚痕看幾多。

(4) 賣唱艙頭聲已嘶，猶敲竹板強支持；

贏來破票還相謝，正是船停午飯時。

(5) 孤懷獨禱大悲禪，故國彫殘天一邊；

燭照蒲團相對苦，替人流淚佛龕前。

八、因果

- (1) 白云曾殺人，誠衆各修因；猶恐難相信，好還竟以身。
- (2) 育德果行，志應天正；彼求我包，先聖后聖。
- (3) 四座風生三寸舌，百年浪擲一杯茶；
明朝未死且相約，不醉無歸小酒家。
- (4) 伸手受施易，替人懺罪難；業錢歸業路，與彼兩分攤。
- (5) 佛戒遵循未養貓，鄰家偶遇不須邀；
三聲許叫旋驅去，半學仁慈讓鼠逃。
- (6) 鼠牙夜擾小書城，何處藏身聽不清；
我慢也存人放下，且充家畜作貓聲。
- (7) 史冊何須佔上風，無名便是大英雄；
好將甜蜜追懷錄，刻向村姑心版中。
- (8) 遠近村姑笑語譁，農場對面老僧家；

- 關居廿載無人伴，一有餘錢便買花。
(9)但當如法一心修，果到熟時自有秋；
緣或稽延猶可速，因如敗壞向誰求！
(10)立身欲與曾參同，常在薄冰兢戰中；
不是權威能屈我，求無後悔到臨終。
(11)凡夫都是本來仙，可惜不明當體禪；
擔起一場空擔子，能知放下也鬆肩。
(12)試看石破可連乎？已斷樹根枝自枯；
死後求生針闕孔，常將四喻勵前途。
(13)最是初關不易巡，沈舟破釜出離身；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14)行人大抵半途還，杳杳長征是二關；
孤雁撥雲天外去，化城掠過萬重山。
(15)小小神通是淺嘗，被人抬舉便堪傷；

二心初動三關鎖，朱紱拖回帶水長。

(16) 安得菩提值壯年，人天永住祖師禪；

勸君早學長生術，衝破四關佛果圓。

(17) 邪說標新謀，盜名施利鈎；幾人成霸業，不借少年頭？

(18) 飯鴉趁早晨，漫說羽毛身，十幾年而后，寧非受法人？

(19) 紙糊青篾老油籬，一任純油幾度過；

滓底縱無油飽滿，也難吩咐作其他！

九、淨禪

(1) 夜裡摩登共渡船，危然拒絕已枯泉；

若非宗匠宜稱讚，怕憶燒庵婆子禪！

(2) 只取乾柴火燄高，橫穿柳浪渡松濤；

樵夫不愛閒花草，直向枯心樹下刀！

(3) 獨坐山林品晚霞，清風留我數歸鴉；

- 名山只愛閒人管，不問封疆屬那家！
- (4) 天公放我一身閒，長醉詩禪自在關；
到處時人忙不了，蒲團獨佔有名山！
- (5) 茶几老殘當佛筵，紅箋落墨即神前；
塵埃付與山風掃，一炷心香對碧天。
- (6) 秋姑笑我三根柴，也有濃煙出小齋；
我欲三根都不用，無煙無火好安排。
- (7) 灶空自與風相親，何用吹噓弄口唇；
漫道窮居無伎倆，滿爐紅火不因人。
- (8) 久熬稀飯無須肉，已餓枯腸不問鹽；
心在道腴嘗法樂，淡回舌本有真甜。
- (9) 較前料得重三斤，豬到數朝便問君；
轉念身心性命事，考功不及養豬勤！
- (10) 石頭安頓便成家，成也不矜敗不嗟；

- 今日石頭余作主，他年誰主石頭耶？
(11) 笑傲林泉一箇人，岩居最好現天真；
逢人便問有岩否？恨不一岩一健民。
(12) 別已花岩欲紀懷，有心題句怕沈埋；
何如到處留詩意，曾用石頭剩下柴。
(13) 何事人間樂不支，林泉美景令人思；
花岩惹起夢中淚，一直流成枕上詩。
(14) 十載參禪夢一場，昇天說法豈尋常？
何年得滿地藏願？怕憶衆生都是娘！
(15) 猝爾遇著成俘虜，卓爾提防等脫逃；
看透色空無主敵，當頭一棒不爲高！
(16) 在輿則見倚于衡，立則見其參我前；
寢饋羹牆無不在，仰之彌高鑽彌堅！
(17) 罷參精進在平居，已睡依然似醒初；

- 直到中陰無轉變，堪稱學佛足三餘。
(18) 聖凡何處辨稀微，即此稀微已覺非；
迷悟之間須自了，更無一點是禪機。
(19) 趙州只賸一門牙，粒粒精英咬到家；
自愧娘生全部齒，時多走失似娃娃。
(20) 訪道孤僧撒手還，詩言欲遇未逢間；
千秋以下同心讀，也得當時一片閒。
(21) 禪家樂事在安恬，嬾向生涯計米鹽；
孰謂清齋無美味？凝霜白菜有真甜！
(22) 蛋麵還須有好湯，新鮮且帶綠葱香；
人間口腹誰都曉，未若參禪滋味長！
(23) 六相由來不是禪，君臣五位未離邊；
五家宗旨非文字，覲面當機疾舉拳！
(24) 極樂禪餐滋味長，世人幾箇肯親嘗？

移來無盡黃金土，難買青黃不接糧！

十、淨密

- (1) 胎藏七支理路全，此身頓覺是金仙；
可憐無數娘生漢，安得吾師一一傳。
- (2) 隨妻一路好烏鴉，新地獨來似老家；
從此每逢離復聚，先吾妻報幾聲啞。
- (3) 迎來送去好烏鴉，童子相隨謂不差；
今日同來鴉已報，問余何不早煎茶？
- (4) 輕鬆化氣全身樂，緊湊回光到處明；
無計可挑心念起，似貪不假愛情生。
- (5) 譬如沿岸纜長牽，已去猶施力在船；
望絕高帆舵更遠，卻餘波浪後推前。
- (6) 夜裡摩登共渡船，危然拒絕已枯泉；

若非宗匠宜稱讚，怕憶燒庵婆子禪！
(7)我只雙眸淚已多，如公布滿眼如何？
誠知怒目威光大，照顧行人嚇倒魔！

十一、自他

(1)淚水何如百尺泉，哭回本覺落心田；
涅槃未必誰相送，得力平生解自憐！
(2)無須對鏡影長明，比擬風箏體更輕；
未必修來無骨肉，箇中從不罣人情。
(3)莫嫌出世少人親，人不相親卻有神；
得力一言常啓請，願尊憐我是孤身。
(4)滴水纔投覺海中，江淮河漢盡相融；
結緣不論錢多少，要遇街頭布袋翁！
(5)閻王難向箇中尋，不是孤居洞穴深；

- 一味平庸齊法界，別無特點惹人驚。
(6) 未供何能染指先，剖開蜜果也垂涎；
平生不作欺心事，常覺佛陀在我前。
(7) 法住法位自來安，人境心三總不干；
有意相纏生苦惱，無心不用辨風幡。
(8) 明星依舊照庭除，何處微塵不自如？
大事因緣都已了，此事翻覺是多餘！
(9) 認影迷頭逐子虛，現前空過白牛車；
街前曾有人相街，直到如今剩卻余！
(10) 雲天蔭被兒孫，覺海融通水源；
標舉家風不盡，凌霄翠竹三根！
(11) 何來四相混天真，勘透三心總不親；
寄語長齋求壽者，閻羅只找有心人。
(12) 淡淡逢迎淡淡空，心情淡淡有無中；

開窗淡淡寒暄罷，淡淡逢迎淡淡空。

(13) 橫通十方此身，圓裹三世一生；無我無心無死，不空不有不驚！

(14) 自嫌疏懶無志，獨處深山小寺；家園夢斷音稀，專管他人閒事！

(15) 端緣罪業已深長，卻破魔軍卻自傷；

寄語行人須警醒，心空尚不怕閻王！

(16) 長壽何須藥物功？金丹未就已歸空；

自從修習人無我，不在閻羅支配中！

十一、欣厭

(1) 三聖歡迎欣者先，休疑亂破古人傳；

除非切念娑婆苦，縱令千聲未有緣！

(2) 回到童心似少年，世人傳說已瘋顛；

語言彼此都無味，面目相看兩可憐。

(3) 鎮日穿花過屋簷，刺人曾不費抽添；

- 誰知採得百花蜜，都在他人口裡甜！
- (4) 半盈數畝秋水后，叱咤一犁春雨時；
一一牧童能記取，牽牛赴宰路遲遲！
- (5) 快蹄汗鬣已爭先，猶喚車夫猛力鞭；
舉起傷痕鞭不下，逼人殘忍是加錢！
- (6) 鄰犬今朝糞滿頭，逼人臭氣滿街愁；
何當局富乘馬車，便爾垂涎欲強求！
- (7) 不驚人處小施鈎，也遣民生四大愁；
羞學老奸談主義，騙來無數少年頭！
- (8) 子弟賢能田作麼？不賢田廣又如何？
怪他問舍求田者，積得兒孫依賴多！
- (9) 舉世積非怪可憐，勸人唯是多存錢；
教兒三字孝窮苦，暫得吟哦在膝前。
- (10) 戲語王婆快發財，黃金翠玉滿堂堆；

若還不解抽身出，八面財埋活不來！

(11) 自古惟人遷就法，真修志士遍山峽；

如今以法遷就人，慧劍無由出寶匣！

(12) 害爾生平是守財，如今始悔不當該；

年年滿地焚錢紙，幾箇將身買活來？

(13) 一年三百六十朝，日日抬尸上嶺燒；

曾記見他燒死者，今朝自死別人燒！

(14) 有朋自遠來，問我何需乎？自顧不經意，搖頭總答無。(禁口)

(15) 貯得嬌娥荳蔻時，病人但覺相逢遲；

歐風敷衍娑婆苦，偏向苦中苦用思！

(16) 鑲嵌磁磚抽水沖，難從五濁免腥風；

羞將便溺隨人溷；遺向自然懷抱中！

(17) 試問愆尤何自臻？快心事賴健康身；

常存戒懼三分病，求闕齋中憶古人。

- (18) 從無俗客此間遊，漏滴門前總不修；
偶向頸窩流下去，禪參一路冷湫湫！
- (19) 生前不帶一文來，死後一文不帶回；
縱有兒孫能祭掃，野風吹散紙錢灰。
- (20) 老婆八十苦難言，自恨當初添子孫；
相處滿堂唯望死，有誰含哺報深恩？
- (21) 萬端如意難三兩，往事無須再過想；
忽見案頭稿幾篇，癖文重讀有餘癢！
- (22) 小閣風生雨洗之，得機猶懶寫成詩；
齋餘散粒教誰檢？好鳥枝頭早已知！
- (23) 心依勝法法依窮，窮到將亡必有終；
終此一生何處死？死於荒草碧岩中！
- (24) 不讀報章不動情，不從犬吠受虛驚；
卻因遊戲常同處，記得幾家兒女名！

- (25) 九種嬌姿一樣真，法身標幟喜翻新；
能承笑態難逢怒，不是風流極頂人。
- (26) 煩惱窩中好用功，輕輕剔出玉玲瓏；
不須掙扎勞精力，一念無心著著鬆！
- (27) 此身脫落假莊嚴，不避時人共厭嫌；
絕我離心忘法性，教誰順世漫抽添？
- (28) 叩關誰有事？一去也無蹤；那得閒追問？風馳半嶺松！
- (29) 千載奇冤誘小乘，于今大法少人承；
勸君先取阿舍路，百尺樓台從地登！
- (30) 修行首在存三少：錢少唯餘餐飯畝；
話少自然離是非，心中事少誰能擾？
- (31) 作福人稀造惡多，黔黎幾箇不從魔；
上天休報民間罪，但說有人替懺摩！

十二、其他

- (1) 世亂門衰久累卿，香燈早結厭離情；
村姑解道吾妻事，時向喪家送往生！
- (2) 所好生平只有禪，見人回避布施錢；
相逢萍水隨緣去，落得臨終盡了然！
- (3) 漫說神茶一小包，多年咒力豈徒勞？
偏生怪病收功大，盡悔醫房住幾遭！
- (4) 吾湘善士陳鵬年，逢鬼廁中意泰然；
且置篝燈其頂上，猶言君子膽如天！
- (5) 漫說親兒是冒充，明空血脈儼然同；
慈悲事業常師法，略有蓮邦乃父風！
- (6) 看盡窮通都是俗，超凡幾箇屬奇局；
人間料得極難看，且喜生來已喪目。

(7) 千載田經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

西村昨夜爭遺產，攔置吞聲未冷尸！

(8) 宅近墓田楸，望雲空自浮；逢人無別話，但問幾時休！

(9) 齟根縮萎齒疑長，鏡面浮輝髮若霜；

縱得脅尊年八十，半山坡路已頽唐！

(10) 視遠惟因瞳孔縮，齟枯非是齒新長；

年當半老宜勤勉，莫把中乾作外強！

(11) 自慚定慧功夫淺，每見身心過失多；

有淚空悲三界苦，無功爭奈衆生何！

(12) 安得道生教點頭，恨難剜肉補骷髏；

痴心欲得君甦醒，好勸世人及早休！

(13) 也曾傅粉巧梳妝，花想嬌容雲想裳；

一抹洋泥連百塚，教從何處可聞香？

(14) 一過清明誰化錢？莫憑枯骨再糾纏！

送君幾句往生咒，直取西方上品蓮。

(15) 不是憐蛾燈不然，今宵闕少買油錢；

何當剩得天公好，未到睡時月總圓！

(16) 少小女紅便擅長，長來隨我補衣忙；

懶從世俗翻花樣，繡佛曾經獻法王！

(17) 戒殺從兒斷口肥，客居記取有誰歸；

現成雞腿遙相寄，未得回音只恐遲！

寄語冗冗人

叮嚀再三讀